



容齋四筆

四五六七



門 4 5
號
卷

容齋四筆卷第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國朝景德
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
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
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
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
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
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椿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閒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

際近者四年之閒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

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

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小使臣一萬八

千七百五員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

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爲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爲閒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

以救之亦無及已

樂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詩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况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疑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

時名次爲重，謂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爲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

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敘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徃徃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祕要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

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
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
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犬張左手五指側之極
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
使汝去虎即走子謂人卒逢虎鬼鬼驚怖竄伏
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
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
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
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
枳關每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
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捷六枳而爲籬按東觀
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
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

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
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
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
官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
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

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
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
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
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
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
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

容齋四筆
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
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
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
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
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爲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

言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
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
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
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
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
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

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鏞不啓震怒破鏞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與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

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也即震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與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爲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
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貽詔書一千
餘卷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
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
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
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
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
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
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以高
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
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
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
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
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
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

人爲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
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
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
將柳元景等旣拔宏農陝城戍潼關矣而上以
東軍王元謨敗退皆召還其後元謨貶黜元景
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
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
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
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
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
坐斥隆興中北邊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
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
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
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

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
誠自創爲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
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爲右相顓付大政而左相牛
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
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
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
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

曰旣是無敵又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
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
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
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
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旣似秋月碧潭
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
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礪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

息帖云礪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礪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礪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礪石滿瑩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礪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礪石死蠶食之而不饑子

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

容齋四筆
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
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
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
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
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
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
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
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
益教以服礮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
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
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
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
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
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

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龍桃
谿之浹是播是稔孰丰厥培藝此圭珙公羈未
奮逸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
辭滌滌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琫應龍天飛蒼蔚雲滂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
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卜悚顏顏殿
虬聲氣不動顯仁東橫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
浹千家獯粥孔熾邊戒毛毼嬖嬰當位左掣右
壅公云當今沸渭混頊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

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偬業業荆
襄將懦日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虺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
揔亞勛贊冊國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采重方
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奉鈞樞建
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銜未鬯病
癖且虺曾不憊遺使我心懵湘湖高邱草木蔚
菊維水容裔維山龍從矢其銘詩詞費以冗柰
何乎公萬禩毋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蝮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
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淡非瑣瑣潢
汙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
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劍心知
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謹來若泉涌析
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
踵吟巴山犖嶷說楚波堆壘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狃雜百種瘴衣常腥膩
蠻器多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塚忽爾銜

遠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
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
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朏腫夏陰偶高庇宵覓
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燭浮螢
幽響泄潛菴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虺我家本
瀝穀有地介臯鞏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闕罅升
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薶荒
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讐未銷鑠我志
蕩邛隴君才誠侗儻時論方洵溶格言多彪蔚

縣解無楛葦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
羣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塊
然墮岳石飄爾罨巢鼇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
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十四則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
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
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
梗也剝削子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

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旣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

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薨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

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閒鶩皆
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爲鴈鶩頗異而畜之若
吾鄉凡鶩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
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
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黃土
也以竈有神故呼爲伏龍肝并以透隱爲名爾
雷公云凡使勿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

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
貌八稜子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
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爲一
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
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
說亦有所本云廣濟歷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
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
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
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
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
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
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
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虬鬲槃匱尊

爵之欵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
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
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
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令龍舒
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
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
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
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
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

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欽槩每獲一書即日勘按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

凡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京師被困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閒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

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
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
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
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
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
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洪州破遂盡委弃所謂
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
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
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獨存上
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
嵯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
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簾挈家寓越城
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簾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
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按二卷跋一卷此二
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

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
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
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
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
朋之厚者爲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
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
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

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
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
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
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
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
述古韋羣玉據言作紆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
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荻科記又作宏尉遲
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
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

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據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儉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儉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

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據言合陸儉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儉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

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夷咸以爲不當去則慘
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
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
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
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
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
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
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
凡百餘人梁肅及僂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
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
忌乎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
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
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
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
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
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
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
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
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
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
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
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
亦為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
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
以觀恠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
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
物之恠異也子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
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恠異之說
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

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子產荅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

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砭砭之與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為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岸為文丞是句絕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有記雖初學為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

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爲之者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爲丞慮其復有效尤者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

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
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
封睦州墻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
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
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
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
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
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

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
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頭等九幢
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
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寶正
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
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
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
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

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係契丹年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鵝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

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旣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一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

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注桑林者
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
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
可予案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
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
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
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林

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引用豈非是時未
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元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子
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
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
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
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
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宏農華陰

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
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
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
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
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第五

容齋四筆卷第六 十五別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
肅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
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
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
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
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蹟甚至猶取聯
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

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

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
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
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
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
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
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
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
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
珠綴祥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

檐石湖云曉發魚門埭晴看檐石湖日銜高浪
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舻渺然
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
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
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王
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茄命婦羞蘋葉都人
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
終悲隔絳紗第五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
遺出爲漂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
爲之着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
寧德皇后計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休寧
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
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
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
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
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爲五奚反廖爲聊而已
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呂
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
建茅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
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

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爲之
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
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
下說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
以補漢書之缺

徙木償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
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

邑中曰有人能償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然北得蜀土袁夢麒應祥漢制叢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

而云近歲雅州榮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閒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惻然

草駒孽蟲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

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旣拔拭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為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

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閒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恕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刊滴水集正復所爲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爲不詳盡乃錄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

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

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
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
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
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
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
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
事疏旣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
爲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
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顛翁鶴骨嶄嶄爛脩日
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知其人
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
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
渥入內各贈衣一副及氈被於武德殿前後試
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
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

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駁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
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強藩請墜
問禹之不暇顧倦倦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
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
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
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
人訖唐末不復綴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黜之後
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
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覆

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
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
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
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
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
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
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
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
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

亦後來所無

臨海蟬圖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
作蟬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螿蟬乃蟬之巨者兩
螿大而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
棹子狀如螿蟬螿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濶
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
爲蟬八月閒盛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螿甚巨往
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蟬而色黃其一螿偏

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蠟螿微毛足無毛以鹽
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蟬小者螿云小蟬也蟬
音澤螿音勞吳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
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
曰竭朴大於彭蠟殼黑斑有文章螿正赤常以
大螿障目小螿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蠟壤沙爲
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
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螿如望不
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蠟居常東西顧睨

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礪，大於常蟬，八足殼通赤，狀若鷺卵。十曰蜂江，如蟬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彭蜺，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蜺，大於蟬，小於常蟬。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鼃鼃島之東一島多蟬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廣所識蟬

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蟬，蟬蠖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

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咸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揔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踈決云在外群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爲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

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爲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爲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錠子子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官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爲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甚重之意

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徒之善郡不貲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耻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滌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鵬冠子云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蓋如遂黨都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

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暎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其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王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王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閒無別種也吳

興芳熠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澁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第六

容齋四筆卷第七 十四則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晷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曰咫尺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淡一碧萬頃長空千里
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
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
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
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
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
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據其受字云脩
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
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
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
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
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
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
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已

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
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
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
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
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
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
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
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寶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
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
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煩復者蓋
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愛風作惡不
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
侵飽受今日閒却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
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
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
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

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閒不受寒
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鞮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
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
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
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
菰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
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墻頭
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
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
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
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
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

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
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盖以太一宮爲禁
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羗狄然據字
義由當爲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
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予
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之輒爲人
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

弓人而耻爲弓王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
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
由不得亟其義皆然盖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盖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
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旣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爲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人焉廋哉也。繼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閒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實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鷺不自知其爲鷺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

是驗焉今人呼鷺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鷺鴈之最大者曰天鷺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鷺猶鴈也遂鑄金爲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

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
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
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
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
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縷以胡顏青銅有恨也
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
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
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
百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
空幾踐群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
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
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

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旣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爲譏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爲人辯謗對曰臣非爲人辯謗乃爲陛下辯譖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指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

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爲耻寧有輕爵祿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爲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遏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

以饗元侯也常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兢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兢曰降福穰穰降福蘭蘭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子謂此說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
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
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
吉凶徃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群
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
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
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
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
馬公爲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
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
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
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
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
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
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切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大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

決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盖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也切爲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爲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爲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

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
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
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爲京官時彥博
已爲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
也於是召赴闕旣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
光庭右正言王覲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
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
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
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

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
此命可謂鄭重費力盖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
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歸竟坐此貽紹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
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
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爲九等考第然後送省
別勅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按京官考一按
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

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
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
有四善爲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
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其末至於
居官誣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
參軍主之各據之以爲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
歷皇祐中黃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
考詞十四篇黃司理者曰治犴獄歲在周矣論
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
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太約地廣宅
盜徃徃囊橐於其閒居一歲爲竊與強者凡十
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
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
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
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
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
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

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減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爲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黃亞夫皇祐閒自序其所爲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

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祗可祿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

